



掘土寻鞭皆学问

■旷立德

过了大雪冬至，即使是地处湘南衡阳，也真的让人觉得很冷了。寒风吹起，霏霏冷雨夹着冰屑，铺天盖地而来，沁人入骨的冷气，让习惯了炎热温暖气候的南方人躲在室内的火炉前，不敢外出。

一觉醒来，屹立在远处山峦间的松竹的枝梢上，隐隐地泛上一层白色。南国的雪，如浅尝辄止的小资，远不如北国大雪的厚重。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什么时候又停雪了，都不知道。道路上，池塘边，都看不到积存的雪，只有人家的屋顶、远方的山峦和植物的叶面上才浅浅地存了些雪。总之，一年当中能有一两次遇见雪，对南方人来说，总是一场新奇和惊喜。

正沉吟间，邻居的大哥老黄，穿着长筒靴，肩扛一把锄头，腋下夹一纤维袋，冲我说：“别看了，上山挖冬笋去？”见我呵手犹豫的样子，他又补一句：“挖冬笋身子暖和，一点也不会冷的。”这一句话，直接说得我心动了，于是，我也立马换上了和他一样的装扮，向竹山走去。

一路上，除了冰凉的山风从脸颊前呜呜吹过外，山路上鸦雀无声，人迹全无。不时有压在树枝上的残雪被风吹落，砸在林子里低矮的灌木丛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让人误以为有动物在林子里走动。也有吹落的积雪砸在我们的头上和膀子上，冰凉的雪渣溅进脖子里，让我感到刺骨的惊悚。

一边爬山，老黄一边教我寻冬笋的法子：远处看竹叶，大凡生笋的竹，大多竹叶浓密，青绿的叶片，内夹数点黄叶，那叶虽黄却轻易不落。因为，竹叶青绿浓密，说明竹有气力，生命力强，养分吸收得多，而那夹着的几片黄叶，正是因为结了冬笋后，消耗了养分才变黄。近处看竹龄，两年生的竹才结笋。两年的竹，被老黄叫做“母竹”，因其根系发达，能较多地为竹提供养分，利于结笋。“母竹”有个特点，它往往皮青而节短。其次，挖冬笋还需要观察竹鞭的生长方向。竹喜疏松、肥沃、多腐殖质的土壤，根系一般都会朝这个方向生长。还有，竹身植株略倾的方向，往往是竹鞭生长的方向。

照着老黄教的方法，我生平第一次学着挖起了冬笋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个小山沟里找到了几株与老黄教授挖冬笋方法时所说的结笋竹相似的母竹。接下来，铁锄起落，采挖冬笋正式开始。我精神一振奋，刚刚所学的招式、禁忌也全忘了，只管凭着一身蛮力，甩开膀子在竹林里横挖直垦，在一阵忙活后，在一条竹鞭下挖出了两只躺在泥土中、足有半斤一个的麻色冬笋。顿时精神再次大振，挥锄更频。可惜后来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忙了半天，只挖到一只茶杯口大小的竹笋，人却累得浑身虚脱。回望被我挖过的地方，一片狼藉，挖断的竹鞭、杂树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像是被野猪拱过。

下山回家时，这一幕恰好被老黄看见了，他沉下脸，严肃地对我说：“老弟啊，冬笋可不能这样挖，你这样把竹鞭全斩断了，这竹别说结笋了，连活下去都难。挖冬笋一不能斩竹鞭，二要把刨开的土填回去。你爱竹山，竹山才会回报你。”说完，他在我挖过的地方全部把土掩好。

老黄的话让我羞愧不已，我深深地后悔自己刚刚不负责任的行为。这让我记起了曾经读过的一句诗：“掘土寻鞭皆学问，挥锄谈笑趣无穷。”

制图：何芬

元旦访培元塔

■朱松生

元旦，在期待中悄然而至。

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传统”情结很深的人来说，我更看重的是春节。我总觉得，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的第一声钟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辞旧迎新。

元旦的常宁，街头有些清冷，天气虽不太冷，可冬日的北风还是让这个南国的小城有些纠结。

妻说，在家围着个火炉总不是个事儿，人会变得更慵懒。难得的元旦假日，到外面“踏踏冬”是个好主意，也不失诗意和浪漫。我说，那，咱去看看培元塔吧。

常宁城西北的培元古塔，像一个梦中的斗士，远远地耸立着威武的身姿，静静地守候着一方流逝的岁月，厚重的历史感让人虔诚。

从很大意义上说，培元古塔是这座城市的象征。你可以忽略这座城市，但你一定不会忽略这座古塔。它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积淀。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还有什么比“历史”和“文化”更为弥足珍贵的呢？

然而，对于这座举目可及的古塔，我内心总有一种负疚感——我不是这座古塔的虔诚者。怎么说，我也在小城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却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光顾古塔。在我心中，古塔只是少时残缺的记忆。

我生在小城的最北边的乡下。第一次进城，父亲告诉我：你只要看到塔，就到城里了。幼时的我还不明白，其实父亲同时传达给我的还有方向和镇定——只要看到塔了，就不会担心错失方向。

一路上，我走得很慢很缓。古塔在我眼里，也缓缓地由模糊而变得清晰。而在我心里，我却一次一次的责备着自己。因为工作，我曾多次从古塔下经过，然而我太匆忙，匆忙得只能对古塔投去深情的一瞥。

近了，终于近了，古塔的英姿在我眼里一览无余。

已不需要对古塔作过多的介绍了。小城的人大多都知道，古塔的倡建者是清同治安徽巡抚唐训方，唐曾追随湘军首领曾国藩，为湘军悍将，乃本邑历史知名人士。建塔年间大约是清同治五年(1866年)，建塔初衷乃是因风水需要，为的是“固山川之元气，培邑中之人文”。

立于塔前，人是不得不怀古的。因为天冷的原故，到这来的人实在不多。塔门紧锁着，塔内的风景不得一见。当然，这并不影响观景的雅兴。只要能近距离触摸古塔，就是内心最大的心愿。摸摸塔砖，看看塔身，感受一下历史的风云和变故，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俯视塔下的宜水河，有种居高临下的豪迈。一方秀水依山而过，一座古塔临水而立，这风情风水实在妙不可言。难怪官至巡抚的唐训方将这方宝塔建于这方宝地。“固山川之元气，培邑中之人文”，道理正在其中。

塔下的宜水河太秀！或许也只有这般灵气的秀水，才配得上这般英姿的宝塔，才对得住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岁岁年年守护佑泽宜城的培元塔啊！

临水而仰望古塔，有种神圣和庄严的情感，会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亘古不变，什么叫做矢志不渝，什么叫做一往情深。培元塔从历史走来，向未来延伸，一个多世纪的坚守，它只做一件事：呵护这方水土，佑泽这方黎民！

省市诗联名家走进怡海采风

■陈学阳

日照山村雅溢堂，诗花联墨散清香。
田园坠果迎宾客，壁画生辉秀屋场。
未水河边闲鹭会，风光带上笑声扬。
凡临斯地尘心静，托梦陶翁垂裕乡。

小寒

■凌拥军

舜帝长眠九嶷，祝融守在衡岳，火神的方位是朱雀，南方火神守的地方也是很冷，也曾茫茫冰河，也曾握水成冰。湘江水也越来越冷了，渔船泊在湾里，渔夫在船上烧火煮酒。

静谧的冬夜，霜花缀满了窗棂。此刻，北斗斗柄指向丑位，那是黄道十二宫中的牛宿，象征着农耕的辛勤与厚实。

天上传来阵阵雁鸣，只有热爱这片土地又细心的男子才会留意衡雁开始北飞。大雁开始向北方飞去，北方是它们的故乡，也是它们的归宿。它们在空中划过一道道优雅的弧线，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一段段时令季节的故事。

喜鹊开始加厚巢窝，野鸡开始鸣叫求偶，家鸡下蛋也多了起来，炊烟向天空冉冉升起！

黄昏时分，娄星正中南天，仿佛是夕阳的余晖中有一位古老的农夫正挥舞着锄头，耕耘着历史岁月的沃土。

衡岳巍巍，湘水长流。夜里，新生婴儿的哭声划破长夜：那是新生的曙光，是希望与梦想展开了翅膀，拍击长空。

给奶奶暖脚的那些时光

■殷建成

奶奶让我先钻进被窝里睡，说是暖被窝。奶奶忙完了屋里的针线活，才脱衣上床。奶奶上到床上，却不马上躺下，而是披着棉袄，靠在床头的墙上，开始听广播。

奶奶把腿伸到被窝里了，我还没有睡着时，就把腿伸到床的当中，把奶奶粗糙的双脚抱在怀里暖，开始感觉有些凉，慢慢地就接近常温了。这时，我缠着奶奶，让她讲广播里的故事，听着听着，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奶奶只上了两年私学，却记性特好。在收音机里听到的评书联播，她能八九不离十地再重复一遍讲给我听。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喜欢听广播，并慢慢喜欢了读书。

次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奶奶就起床了，打开收音机，一边听广播，一边打扫卫生，生火做饭。

睡了一夜的被窝真暖和，我不愿起床。往往等到奶奶打扫完里里外外的房间，并做好了早饭，见我仍不起床，奶奶说要扯被子时，我才磨磨蹭蹭地穿好衣服，不情愿地起了床。奶奶倒好热水放盆里，让我洗手洗脸。我喝一碗杂粮稀饭，拿着奶奶塞给我的一块烤红薯，就去村里的小学读书了。

直到我上初中，离家有18里路，不得不在小镇的学校里住校。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给奶奶暖脚。多年以后，听母亲说，每到冬天，奶奶常常会提起儿时我给她暖脚，她给我讲故事，祖孙两人其乐融融的情景，奶奶不禁流下泪来。

如今，奶奶离开我们已经28个年头了，与奶奶只能在梦里相见，希望她到了天堂和爷爷可以天天相聚了。愿每一个冬天，奶奶都不再有寒冷，因为，那里有爷爷给她暖脚……